

游向

Nursing Career for a Male
Freshman Is Like a Little Fish
Swimming in a Big Ocean

護理汪洋

■ 文 | 柯仲曜 花蓮慈濟醫院合心七樓病房護理師

想當初懵懵懂懂的國中畢業，因為不曉得自己之後該走什麼科系，也不是很想讀一般的普通高中，拿了五專的招募簡章，但還是毫無頭緒，家人看到簡章中有慈濟（科技大學）的護理科系，覺得慈濟風評很好，就說了一句：「那就去讀慈濟吧！」也沒有多想，就從臺中跑到了花蓮來讀書，開啟了往後的護理生涯。

一開始根本對於「護理」是什麼完全沒有概念，只知道就是在醫院裡面打針、發藥的工作人員，看到課程後才發現原來這門科系真的不簡單，心理學、基本護理學、解剖學、病理學、重症護理學等等許多科目。但是在學校裡面學習是一回事，到了三年級開始到醫院實習才知道，在學校所學的技術與學理，到了醫院又是另外一回事；在學校裡面練習技術的是假人，就算做錯了，可以一直重複反覆練習，但是到了醫院卻又是另外一回事，面對的是活生生的病人，是有脾氣有情緒的病人，容錯的機率是很低的。





還記得我在基本護理學實習的時候，就連量血壓這件事情都會緊張到想找同學去完成，就像剛出生的小魚，卻要面對一片未知的汪洋大海；好險，在實習過程有老師不斷的陪伴著我們，在旁邊仔細的跟我們核對藥物、技術都確定可以了，老師還會陪著我們去病人那邊跟病人解釋，就算事情沒有做好，老師也會在旁協助我們把事情完成。

在基本護理學這梯次的實習，很感謝我的老師潘昭貴，因為她讓我對於護理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以及啟發，讓我們了解到要照護的不僅是身體，就連心靈也是我們需要照護的；之後一連串的產科、兒科、精神科、公共衛生、重症這幾個梯次的實習後，逐漸地奠定了自己的基礎，搭配學校所學的學理，在醫院內的實習期間一一的在病人身上學習，且臨床加深了對學理的深刻記憶。

雖然隨著年級「升高」，課業壓力也逐漸「提高」，也很幸運的遇到了慈濟科大亦師亦友的老師李崇仁，總會在我們課業壓力大的時候約我們空閒時間出去運動，抒發壓力，順便跟我們講解課業不懂的地方，用淺顯易懂的方式讓我們理解難消化的學理。還有班導師李姿瑩總是把我們當親生小孩般的對待，耐心聽我們的抱怨，然後給予我們許多快要滿出來的正能量來繼續奮鬥。

接著來到了最後一梯次的實習「選習」，特別的是——已經沒有老師的帶領了。取

而代之的是單位（泌尿外科）的學姊，要學習的不只是自己所選擇的病人，還有帶領你的學姊那一段的病人。一開始老實說有點慌張，還好單位的學姊都很有包容心，雖然我選習的單位總是「誇張的」忙碌，但只要稍有閒暇時間，學姊總是會教導我剛剛有哪裡沒有做好下次要改進，也會順便教導疾病的學理，而且單位雖然忙碌但是學姊們之間總是會互相幫忙，不會有自掃門前雪的情況發生，所以畢業後理所當然選擇了留在這個單位工作。

然而身為男生，該來的還是會來，兵單下來了被分發到了軍醫院。那時也不知道哪來的勇氣，跟上級自告奮勇說要去急診室，所以接下來的一年被扎扎实實的訓練了緊急救護與照護。一開始去，發現是與病房截然不同的快速節奏，永遠不知道下一位病人是什麼情況，病人的病情有時候很快變化，可能上一秒才從門口走進來，下一秒突然昏倒不省人事。還記得第一次遇到需要 CPR 的病人，真的不誇張，腦袋裡面真的一片空白，要做什麼事情完全忘記，連簡單的抽藥都發現自己手抖個不停。幸運的是當班的學姊事後不但沒有罵我，反而還教導我急救的步驟及學理，自己下班後也在腦中不斷地模擬整個急救流程，加上後續遇到好幾次的急救，自己對於整個流程是愈來愈熟悉了。而且看著病人的心電圖從一直線突然間恢復了心跳，在團隊合作下把病人從死神手上拉回來，這個喜悅是難以形容的。

退伍後也回到了原來的單位，自己的身分也逐漸轉變，從原本的學生到了現在竟然要開始帶領學弟、學妹，不僅要處理手頭上的病人，現在也要開始教導帶領學生。雖然沒有辦法像當初帶領我的學姊那麼厲害，但是仍要朝著這個方向努力，不斷的努力、充實自己，看著病人康復的出院，我想沒有比這個更令人開心的事情了。現在別人問我是從事什麼職業，總是可以自豪地說：「我是一名護理師。」☺

